

# 江西省博物馆藏汉代青铜器“鉶”铭文释读

高劲松

江西省博物馆藏汉代“于闾家青铜鉶”，自铭“鉶”，在古代青铜铭文中十分罕见，目前仅此例。

该器于1956年收集于九江地区，器物通体呈扁状，唇口为椭圆形，足底为方形，双肩处有铺首衔环，通高34.5厘米，口径10.3厘米，圈足外部有一行阴文字铭，共一十六字，为“于闾家铜鉶一容四斗三升重廿斤八两”。

何为“鉶”者。在种类繁多的青铜容器系列中，“鉶”如何释读，它与鼎、壶、爵、觚等常见青铜容器比较，有何独特含义。东汉《说文解字》中并未查到“鉶”字，宋代的《集韵》中记载：“鉶，广韵，集韵韵会从古狎切，与甲同鑑也。”《晋书》曾有记载，五胡十六国时期姚弋仲赞钶上马之语。“今单作甲，又转臘切音盍鉶鑑。扬子方言箭小者长中穿二孔谓之鉶鑑或从盍”。首先，我们可以确认北宋时期“鉶”的读音应为侠(xia二声)。其次，宋代对于“鉶”的理解有两层意思，其一为钶甲之意，其二为鉶鑑之意，鉶鑑即为箭鑑。至清代，《康熙字典》中增加了一条“广韵，古盍切，集韵，谷盍切，从音闕义同”。即音为隔(ge二声)，并无容器的意思。

有学者认为钶应为鍤(金匣)，为匣的换旁字或异体字。段玉裁的《说文解字注》中有：“匣，匱也。广韵曰：箱，匣也。从桺为之，桺，檻也。”这里面出现了匣与桺二字，两个字与钶有什么关系。匣，形声字。从匚，甲声。战国文字“匣”字从竹、甲声，即“单”，乃匣字异体。是“甲”之形体演变而来。“匣”的本义是指收藏东西的器具。湖南长沙仰天湖楚简里有记载：“皆藏于一单(匣)之中。”此外，《史记·刺客列传》中亦有“荆轲奉樊於期头函，而秦舞阳奉地图匣，以次进”，以及《后汉书·梁竦传》中：“赐东园画棗玉匣衣裳”等。所以，从以上文献里我们对于匣的认识是指盛放物品的器具。对于另外一个字——桺，《字源》一书中对其有较为详细的说明。桺为形声字。战国文字从木，𠄎(xiá)声(𠄎，楚简中多用为甲冑之“甲”)。《说文解字》中桺的小篆体从木，甲声。用为“桺”乃是假借。“桺”的本义是指关猛兽的木笼。上文亦提到桺为檻之意。即兽笼，囚笼。《论语·季氏》中有：“虎兕出于桺，龟玉毁于桺中，是谁之过与。”《穆天子传》卷五则记录有：“乃生搏虎而献之天子，天子命之为桺，而畜之东甌，是曰虎字。”可见，春秋战国时期桺的意思是指关野兽、牲畜的木笼。李学勤认为：桺字𠄎所从之“𠄎”，从虎、从幸、卒亦声，即“桺”之初始之义。“𠄎”字从木，有追加



之意。“𠄎”又有异体作“𠄎”(从虎，甲声)，加“木”旁则为“桺”。《玉篇·木部》中有：“桺，檻也。”“桺”字当由“𠄎”或“𠄎”两字的简化后而来。“桺”字从本义引申，又指(用囚笼、囚车)关押、押解。如《管子·小匡》：“于是鲁君乃不杀，遂生束縛

而桺以予齐。”还有《后汉书·仲长统传》：“网罗遗漏，拱桺天人矣。”这里都指用囚笼关押之意。此外，桺字又通“匣”，匣子、柜子。如《商君书·定分》载：“主法令之吏谨藏其右券木桺，以室藏之，封之以法令之长印。”《汉书·平帝纪》又有：“乙未，义陵寝神衣在桺中。”颜师古注：“桺，匱也。”也有装入匣、柜中的意思。《庄子·刻意》：“桺而藏之，不敢用也。”

从上文可见，汉代以来各类文献中，“匣”与“桺”二字不论从本义还是引申义来看，并未有明确表示为青铜容器的意思，那么我们将考证范围进一步扩大到各类出土器物。在湖北江陵凤凰山167号汉墓出土的第32号遣册简有“大桺一枚”字样，《凤凰山一百六十七号汉墓遣册考释》一文对其进行了阐释：“桺与榼同音，大桺即大榼”。笔者认为，这里的桺既是漆木式的盛酒器。《说文解字注》：“榼，酒器也，从木，盍声”。孙机在《说“桺”》一文中也认为，这里的桺应指的是一件漆扁壶。我们再看其他各地的考古资料，陕西省西安市北郊刘北村西汉墓出土的铜扁壶自铭“河间食官榼”，古乐浪郡出土的西汉阳朔二年漆扁壶亦自铭为“髹画木黄金口榼”。汉代以来，我国各地出土的各类扁壶名称多为“榼”，应是一个广义范围对壶的称谓。根据《广雅·释器》的解释：“匾榼谓之桺”，这里的“桺”字应为“桺”的假借字。从考古资料来看，榼类器型中最为常见的器物即扁壶，而扁壶则有专门的名称“桺”，“桺，圆榼也”，《说文》中：“桺，隋圆也”(隋通榼)《考工记·庐人》有云：“句兵桺”，那么这里的句兵指戈，桺是指兵戈的形制形状。汉代郑众注有：“齐人谓柯斧柄为桺，则桺隋圆也。”这里是指齐国人所说兵戈、斧柄的工作断面为椭圆形制，与《说文》中的解释相一致。因此，上文所说的“桺”与“桺”从字形、发音及字义均吻合，二者实为相互的通假字。湖北江陵凤凰山167号汉墓出土遣册中的“桺”，江苏省金坛所出土的铭为“𠄎”，以及江西省博物馆所藏“于闾家铜鉶”均可说明此问题。因此，上文所说的“桺”与“桺”从字形、发音及字义均相吻合，两个字之间实为相互的通假字。

大量的文献记载以及出土文物表明，榼包含方、圆、扁等多种类型的盛酒器，桺是榼的一个子项器型，特指扁壶型的盛酒器，桺与“鉶”“桺”“𠄎”“𠄎”等字形互为假借。其代表了不同材质、不同区域的文字对于扁壶表述与理解的不同而形成的字体。让我们深刻理解了在一个国土面积广阔的多民族国家书同文的重要意义。

“鉶”的用途。江西省博物馆收藏的这件青铜鉶并非仅是一件简单的盛酒器，其铭文中“容四斗三升重廿斤八两”明确了其另外一重要功能——量器，“容四斗三升”是其容积，“重廿斤八两”是其质量，这是汉代一件标准量器。研究人员曾对这件器物的容积作了实际测量，通过用水将青铜鉶注满，得出其容积为8100.03毫升。汉代在秦代的容量制度的基础上不断完善，对“合、升、斗、斛”等容量单位进行了相互间的换算和认定。孙机在《汉代物质文化资料图说》中，对古代容量单位进行了明确划分：“10合为1升，10升为1斗，10斗为1斛。”汉代一升合今天的188.37毫升，一斗则约等于今日的1.88升。彭适凡通过对器物的造型、铭文等特点分析认为，这件青铜鉶为汉武帝以前所铸造的，在其《西汉铜鉶》一文中得出：“所测数据与河北满城汉墓所出土刻有容量铭文的九件铜器实测平均数是一致的，与中国国家博物馆藏战国时期的量器‘右里升’其一升测量容积的小米187毫升也大体一致。”西汉的质量单位亦沿袭秦代，即“铢、两、斤、钧、石”的五权单位制。青铜鉶的质量“实测为4.5公斤，则汉一两合今13.72克，一斤合今219.51克。这和满城汉墓中刻有斤两的常浴盆一斤合今222.14克大体相近”。西汉时期，在一些重要的器物上刻容记重的这种做法还是比较普遍的。

结论。自商周以来，铜器始终伴随着人们日常生活，变成了充满质感和韵味的一种古典美学。虽然后来的瓷器逐渐代替了铜质器皿，但人们对于铜器固有的情怀却延续至今。以江西省博物馆收藏的“于闾家铜鉶”为中心，我们认识到扁壶在不同地区、不同时期，以不同材质、形制出现时产生了“榼、桺、桺、鉶、𠄎、𠄎”多种称谓。对于我们研究扁壶这一器型具有重要的意义。从器型上来看，我们已知所发现扁壶都具有鲜明的器型特征，即小口径，多侈口、平口，器身扁腹呈圆形、椭圆形，圈足。由于扁壶为椭圆形制，所以古人用“桺”作为扁圆壶之专称，这一点已被学界普遍认可。又因扁壶为铜质，所以江西省博物馆这件汉代青铜器又被写作“鉶”，可以肯定两个字必然存在着联系。

(本文为2022年度江西省汉代文化研究课题《汉代青铜生活用器整理与研究——以馆藏汉代青铜器为中心》，课题编号:22w17,阶段性研究成果)

## 汉代画像石棺上的阴阳五行表达

——以四川合江汉代画像石棺为例

付小玲 贾雨田

汉代画像石棺更直接、更艺术地将其民族深层心理活动刻画在石块上，留下了汉朝文化思想痕迹与丰富的汉文化信息，被认为是“民族性格和生活方式的形象描绘，也是我们民族文化意蕴的结晶体”。汉代人从先秦时期对社会道德理想的精神追求，转变为寻求个人的养生健体长寿，期望实现对有限生命的超越。

从现已出土的汉代画像石棺分析，阴阳五行学说信息表达方式多样，主要有：夫妻墓、燕居、交欢图、连理树、鱼鸟图、东王公与西王母、九尾狐与蟾蜍、三足鸟与玉兔、伏羲与女娲、日月、龙虎戏壁、左青龙、右白虎、前朱雀、后玄武(墓主居中，入土为安)、天门与地阙，浅与深浮雕和阴刻阳刻手法等。在汉代画像石棺中形成阴阳表达的特定视觉表征。

### 表达阴阳对称协调

**天象阴阳——日月** 在出土的汉代石棺中，可以频繁见到众多石棺的前后档刻有日月。在石棺前档门阙中偶有日月刻画其间，后档出现的大量伏羲女娲形象，都有伏羲举日、女娲举月相配搭。且日多为阳刻，月多为阴刻。日月作为大自然中代表阴阳属性的基本物质之一，可以说是人们对阴阳最早的认识。

**天界阴阳——东王公与西王母、九尾狐与蟾蜍、三足鸟与玉兔** 《神异经》载云：“昆仑上有大鸟，名曰希有。南向，张左翼覆东王公，右翼覆西王母。背上小处无羽，一万九千里，西王母岁登翼上会东王公也。”人间之男女，使古人假想在天界亦有东王公与西王母。在汉代石棺中，还能大量看到蟾蜍与九尾狐、玉兔与三足鸟等天界的神灵异兽，在西王母身边以侍者身份相配出现。

**仿大自然造化阴阳——连理树** 大自然中枝或根合生在一起的两树被称为“连理树”。两树交合，枝枝相连是亲密无间爱情的表现，象征着人间男女生死不渝的美好爱情，也有阴阳相合之意。汉代先民在墓葬文化中仿大自然造化以连理树表达了阴阳理念，可见于合江三号崖墓之1号石棺。

**墓葬形式阴阳——夫妻墓** 同坟异穴夫妻合葬，是指那些在同一坟丘下覆盖着两个并排的墓穴，墓穴中埋葬着夫妻关系的男女。从官到民都是夫妻同冢异穴合葬墓。生前为夫妻，死后亦要合葬。从墓葬形式上不仅表达出男女墓主人感情融洽，也是汉代先民对阴阳互根互存关系的认识。

**建筑阴阳——天门与地阙** 汉阙，是汉代的一种标志性建筑。左右分裂，中间形成缺口，两阙间空缺的地段为通向阙后建筑物的道路，是汉人的出入口户，表示着威仪和等级。石棺上“阙”的存在，象征着墓主脚下有登天的门，即“天门”，是通往天堂世界的大门，表达了“引魂升天”迎送墓主人升入天门的观念。

**雕刻手法阴阳——阴刻与阳刻，浅与深浮雕** 从石棺刻画技巧可以见到用凹凸完美结合的雕刻手法，大量的阴刻与阳刻，浅浮雕与深浮雕表达着不同事物，以“凹”配“凸”，以“浅刻”配“高浮”彰显阳的突出，最具代表的是日月，呈现明确的阴阳思想。

### 表达阴阳交流

**燕居、秘戏俑** 体现夫妻和谐，有人认为是墓主人

生前的真实生活写照。《太极图说》“二气交感，化生万物。万物生，而变化无穷焉。”荀子认为：“天地合而万物生，阴阳接而变化起。”

**鱼鸟图** 汉画像“鸟啄鱼”图像形式多样，变化丰富，涉及地域广泛。在组合方式上，汉画像“鸟啄鱼”图像分为接触式和隔离式两种。“鸟”“雀”至今在巴蜀地区都是男性生殖器的称谓，“鱼”寓意大腹多子，双鱼并列象征着女性生殖器的称谓。因此，汉画像“鸟啄鱼”图像，表现的是阴阳交合，生殖崇拜的文化内涵。

**伏羲与女娲** 合江30余具石棺的前后档，反复大量出现人首蛇身的伏羲女娲两尾相交的图面。伏羲、女娲相向交尾是阴阳交合、男女和谐的象征，其尾相交后又同灵龟相缠结，是对人类的始祖神化育世间万物的最简练的概括。表明当时人们对夫妻关系的重视，以及生殖崇拜。

**龙虎戏壁** 众多石棺有龙虎戏壁图，龙在左，虎在右，在龙虎之间共举一玉璧。玉璧为通天神器，璧视为“天”的象征。一龙一虎，一阴一阳，具“阴阳合璧”之意。阴阳合璧表达了互根互依的关系与阴阳关系中，阳为主导地位的寓意。所谓“阳尊阴卑，卑者随尊，尊者兼卑，天之道也”。

### 表达阴阳化生五行

**左青龙、右白虎、前朱雀、后玄武，墓主居中，入土为安** 从汉代到宋代出土的画像石棺上，多见前档刻画着代表南方火焰的朱雀，后档刻画着代表北方黑水的玄武，左侧刻画着代表东方草木的青龙，右侧刻画着代表西方矿金的白虎，墓主人位居中央入土(石棺)为安。阴阳对称协调平衡，木、火、水、金、土兼备，阴阳化生五行学说蕴藏其中。

中国近现代历史学家顾颉刚认为，两汉经学的本质特征是阴阳五行学说。“汉代人的思想骨干，是阴阳五行。无论在宗教上，在政治上，在学术上，没有不用这套方式的”“汉代画像石墓的兴起是由于汉代人对阴阳五行中石(金)形成了特殊认识并进行演绎的结果。”“中国生命文化特色在汉画像石中得到充分体现，每一块画像石都记录着汉代人的生命状态，向后人展示出汉代人的生机勃勃的生命意志。”

从西汉墓葬文化到明清地上建筑，地下地上阴阳五行思想一脉相承。考古发现证实：自汉到宋代出土的石棺画像呈现出夫妻合葬，阴阳相通。以日月刻画为天上阴阳，夫妻为地上阴阳，地下夫妻合葬、连理树、天界西王母与东王公等，都是阴阳在天成像、在地成形的思想体现。

世界由矛盾组成(阴阳互根)。在汉代石棺上，东王公与西王母、九尾狐与蟾蜍、三足鸟与玉兔、日与月等，传递了大量的分属“阴”“阳”特性的信息。“道”，在中华文明开端出现，就以矛盾对立的阴阳形式表现出来。

阴阳交流是事物变化规律的自然呈现，是天之道。相互交流是阴阳的重要品质，也是宇宙万物生生生长的必要条件。汉代石棺上出现的连理两树交合、伏羲女娲交尾等，都在不同程度上隐喻了阴阳不是固态的，其中有着交流的“红线”，集中表现了交流的活力和动象。

综上所述，在汉代，阴阳是概括事物属性和表达事物根源的一对矛盾，五行是阐述事物关联规律的规则。阴阳衍化，生出五行。实际上，阴阳是客观世界一般规律的直觉反映，阴阳五行是中华古典文化的思想体现。

## 北京西山永定河文化带上的三家店龙王庙

陈亚



门头沟龙泉镇三家店村龙王庙



门头沟龙泉镇三家店村龙王庙大殿内景。殿内龛台上为北京地区仅存的乾隆时期塑造龙王神像、永定河河神像、雷公、电母塑像

古都北京历史悠久，文化丰富。经过历史的积淀，在京郊大地，地域相连，农业生产方式和民俗文化特性相近的区域，还构成了西山永定河文化带、长城文化带、运河文化带三条文化带。它们如同三条绚丽的彩带，围绕古老的京城起舞飘扬。而在京西门头沟区有一座始建于明代的古刹——龙泉镇三家店村龙王庙，就在西山脚下永定河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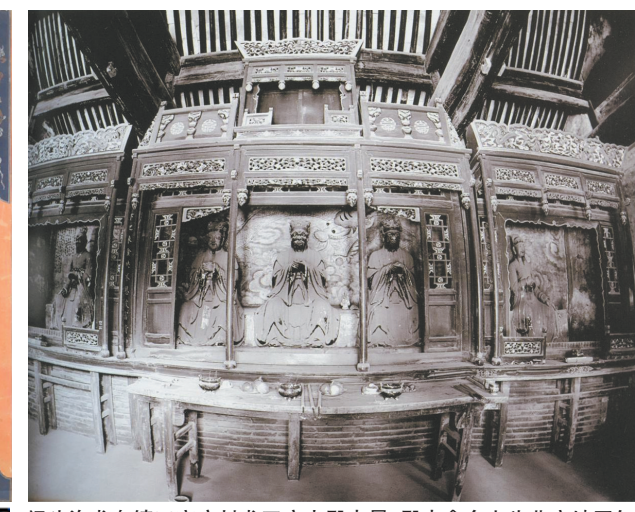
京西门头沟地区，群山连绵、河水蜿蜒，数百年来盛产煤炭、琉璃建筑构件，同时又有连接京城与西北大漠的交通要道，地理位置重要、经济发达。三家店村处于北京的母亲河永定河畔，从山地流向平原的起点，京西古道山路的终点，入选第一批中国传统村落名录。昔日时古街商铺林立，龙王庙、铁锚寺、白衣观音庵等多座寺庙道观融入街中。而其中的龙王庙，不仅是一座供奉和祭拜永定河河神的古刹，更是保存了200余幅清代至民国期间绘制的水陆画，并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近40余年不为世人所知。

三家店村被誉为“京西古道第一村”，曾有扼守永定河出山后的第一个渡口。自辽金以来，门头沟地区所产的陶瓷、琉璃、木材、石材、石灰、干鲜果品，尤其是煤炭、琉璃等大多在此集散，转运京城各地。清代以来是附近妙峰山娘娘庙“朝顶进香”的重要起点，这里商贾云集、经济繁荣、文化底蕴丰厚。村中的龙王庙始建于明代，占地约2400平方米，呈三合院形制。庙内供奉着五尊于乾隆时期的龙王神像，庙内两壁彩绘《龙王行雨图》。画中的雷公、电母、雨师、河伯等神灵在旗幡下迎接龙神出行，朵朵祥云间有五龙御驾的车辇出没，画面色彩艳丽，描绘精微，是民间庙堂绘画中的佳作。1981年，门头沟区政府公布三家店龙王庙为第一批文物保护单位。

1987年重修庙宇时，偶然在殿内佛龛下发现彩绘水陆画200余件(套)，描绘了佛教道教众神形象和十殿阎罗审判确定往生的情景。画作为绢本，边缘裱1厘米至2厘米的蓝布边，长60厘米至90厘米，宽25厘米至35厘米；或裱在0.3厘米至0.5厘米的纸板上，纸板用数层古旧纸粘在一起，部分古旧纸上印有经书并且背书“三家店龙王庙”。水陆画采用的是中国传统工笔重彩技法，以石青、石绿、石黄、朱砂等石色为



左：纸本水陆画东北北向安神君 右：绢本“佛牌字”南无日月明佛



门头沟龙泉镇三家店村龙王庙大殿内景。殿内龛台上为北京地区仅存的乾隆时期塑造龙王神像、永定河河神像、雷公、电母塑像

主，以植物色为辅。画面构图疏密有致，突出主体人物，整个画面不留白，人物背景为红、绿、黄、白、赭等色，生动艳丽。2007年，这批水陆画由门头沟区文管所移交到永定河文化博物馆收藏。据三家店村当地居民口述，清代至民国时期，龙王庙每年举办庙会、祭祀永定河河神等活动时，都会将这些水陆画在寺院内展出，供百姓参拜。除此之外，龙王庙还发现有200余幅“佛牌字”，它们装帧精美、写有佛教、道教神灵名字的纸制“牌位”，以及长约4米、宽约60厘米、原悬挂于寺院大殿中的花卉杂宝边联，画作装裱于镂空的剪纸之上，十分罕见，变化多样的剪纸底衬与画中的荷花、牡丹等吉祥花卉相互辉映。

这些水陆画，当年在水陆法会和节庆庙会时在殿内和露天对百姓展示，旨在引导百姓敬畏因果、修行向善，是西山永定河民俗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2023年，永定河文化博物馆与首都博物馆合作开展《首都博物馆与永定河文化博物馆馆藏纸牌装水陆画比较研究》，揭示其独特的文化内涵，提出了保护利用的方向。今年，永定河文化博物馆将启动水陆画的数字化保护项目，围绕它的起源、发展、技法、题材等进行深入挖掘和线上展示。此外，博物馆还将建设水陆画数字资源库，为研究者、艺术家和爱好者提供便捷的在线访问服务。

三家店龙王庙水陆画，如同珍藏于岁月长河中的一颗璀璨明珠，静静地等待着被发现和欣赏。如今，随着北京历史文化带的建设发展，以及门头沟“文化兴区”工程的推进，三家店龙王庙和庙中发现的这批水陆画，在传统地域文化的传承和发展中，将重新焕发新的光彩。